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四

學四

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

利君子小人之辯 論出處

學之之博。未若知之之要。知之之要。未若行之之實。

以下論

力行

聖門學者問一句。聖人答他一句。便領略將去。實是要行得。如今說得儘多。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。某

之講學。所以異於科舉之文。正是要切已行之。若只恁地說過。依舊不濟事。若實是把做工夫。只是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八箇字。一生用之不窮。

若不用躬行。只是說得便了。則七十子之從孔子。只是兩日說便盡。何用許多年。隨著孔子不去。不然。則孔門諸子。皆是猷無能底人矣。恐不然也。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。到得做事業時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。如由之果。賜之達。冉求之藝。只此便可以從政。不用他求。若是大底功

業。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。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。如何強得。

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。只是脚跟不點地。問學如登塔。逐一層登將去。上面一層。雖不問人亦自見得。若不去實踏過。却懸空妄想。便和最下底層。不曾理會得。

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。立得脚住。則儘長進在。

人言匹夫無可行。便是亂說。凡日用之間。動止語默。

皆是行處。且須於行處警省。須是戰戰兢兢方可。

若悠悠汎汎地過。則又不可。以上語類七條

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。是講論文義。以爲積集義理。

久當自有得力處。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。諸朋

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。所以多不得力。今方深

省而痛懲之。亦願與諸同志勉焉。與吳茂實

人之一身。應事接物。無非義理之所在。人雖不能盡

知。然其大端。宜亦無不聞者。要在力行其所已知。

而勉求其所未至。則自近及遠。由粗至精。循循有

序。而日有可見之功矣。

答姚掾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問尋常遇事時。也知此爲天理。彼爲人欲。及到做時。乃爲人欲引去。事已却悔。如何。曰。此便是無克己工夫。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。方得。如一條大路。又有一條小路。明知合行大路。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。自家不知不覺。行從小路去。及至前而荆棘蕪穢。又却生悔。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。須是遇事之時。便與克下。不得苟且放過。此須明理以先之。勇猛以行之。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。不

用著力。自然存天理而行。不流於人欲。若賢人資質。次於聖人者。到遇事時。固不會錯。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。而後行之。若是中人之資質。須大段著力。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。始得。曾子曰。仁以爲已任。不亦重乎。死而後已。不亦遠乎。又曰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矣。小子。直是恁地用功。方得。以下論克已改過

因說克已。或曰。若是人欲。則易見。但恐自說是天理處。却是人欲。所以爲難。曰。固是如此。且從易見底。

克去。又却理會難見底。如剝百合。須去了一重。方始去那第二重。今且將義利兩字。分箇界限。緊緊走從這邊來。其閒細碎工夫。又一面理會。如做屋柱一般。且去了一重粗皮。又慢慢出細。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。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。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。莫顯乎微。故君子謹其獨。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。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。以見義理之無窮耳。不成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處不謹。便只去謹獨。無此理也。

天理人欲。無硬定底界至。是兩界分上工夫。這邊工夫多。那邊不到。占過來。若這邊工夫少。那邊必侵過來。

人只有箇天理人欲。此勝則彼退。彼勝則此退。無中立不進退之理。凡人不進便退也。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。彼進得一步。則此退一步。此進一步。則彼退一步。初學則要牢劄定脚。與他捱。捱得一豪去。則逐旋捱將去。此心莫退。終須有勝時。勝時甚氣象。

嘗言坐卽靠倚。後來捱三四日。便坐得。先生云。氣不從志處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。

克已亦別無巧法。譬如孤軍猝遇強敵。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。尙何問哉。

義利之辨。初時尙相對在。若少閒主義功深後。那利如何著得。如小小竊盜。不勞而却矣。

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。莫只是剷除熟後。自會如此否。曰。也只是剷除熟。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。只是常剷去之。才發便剷。自到熟處。

問伊川云。敬則無已可克。曰。孔門只有箇顏子。孔子且使之克已。如何便會不克。此語意味長。

問持敬與克已工夫。曰。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。克已則和根打併了。教他盡淨。

問伊川言。目畏尖物。此理須克去。室中率置尖物。必不刺人。此是如何。曰。疑病每如此。尖物元不曾刺人。他眼病。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。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。有人眼病。常見獅子。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。其人一面去捉。捉來捉去。捉不著。遂不見獅

子了。以上語類
十一條

苟欲聞過。但當一一容受。不當復計其虛實。則事無
大小。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。若切切計較。必與辯
爭。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。答陳明仲

問舜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若決江河。恐只是無氣稟。
物欲之累。故吾心之理。與聞見昭然相契。其決如
此。顏子不違如愚。亦是如此。若子路有聞。云云。則
其立志雖勇。然用力亦似覺難。恐亦未免爲氣稟
物欲所累也。曰。是。答余國秀

所諭氣質過剛。未能自克。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。夫知其所偏。而欲勝之。在吾日用之間。屢省而痛懲之耳。故周子有自易其惡。自至其中之說。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閒哉。然此亦或有說焉。不明於理。而徒欲救其偏。亦恐矯枉之過。而反失夫中也。答孫吉甫

所諭平生大病。最在輕弱。人患不自知耳。既自知得如此。便合痛下工夫。勇猛舍棄。不要思前算後。庶能矯革。所謂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者也。答孫季和

既知其病。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。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。而求改過之名哉。今不亟改而徒言之。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。則是病中生病。名外取名。不但無益而已。

答杜仁仲

所諭已悉。但區區方持此戒。不欲輒破之。故不敢承命。亦爲賢者慮之。恐只中甚自媿。便是病根。不若從此痛自斬絕。毋以此等爲媿。而深求可愧之實。不必更爲月攘之計。以俟來年。庶乎於遷善改過。有日新之功。而胷中之浩然者。無所不慊。而日充。

矣。如其不然。則平日講論。徒爲虛語。臨事之際。依

舊。只是平日氣習。世俗常情。某實懼焉。

答蔡季通

所謂一劍兩段者。改過之勇。固當如此。改過貴勇。而防患貴怯。二者相須。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。而成徙義崇德之功。不然。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。非不切至。而前日之書。頓至於此。亦可驗矣。自今以往。設使真能一劍兩段。亦不可以此自恃。而平居無事。常存祇畏警懼之心。以防其源。則庶乎其可耳。

答蔡

季通

所諭義利之間。誠有難擇者。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。卽便舍去。可也。向後見得親切。却看舊事。只有見未盡。舍未盡者。不解有過當也。

答符復仲

人有是身。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。而或不能無害夫仁。人旣不仁。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。將益無所不至。此君子之學。所以汲汲於求仁。而求仁之要。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。蓋非禮而視。人欲之害仁也。非禮而聽。人欲之害仁也。非禮而言。且動焉。人欲之害仁也。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。

在是。於是乎有以拔其本。塞其源。克之。克之。而又克之。以至於一旦豁然。欲盡而理純。則其胷中之所存者。豈不粹然。天地生物之心。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。默而成之。固無一理之不具。而無一物之不該也。感而通焉。則無事之不得於理。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。嗚呼。此仁之爲德。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。而其所以求之之要。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。亦可謂一言而舉也。與。克齋記。以上文集九條。有是理。方有這物事。如草木有箇種子。方生出草木。